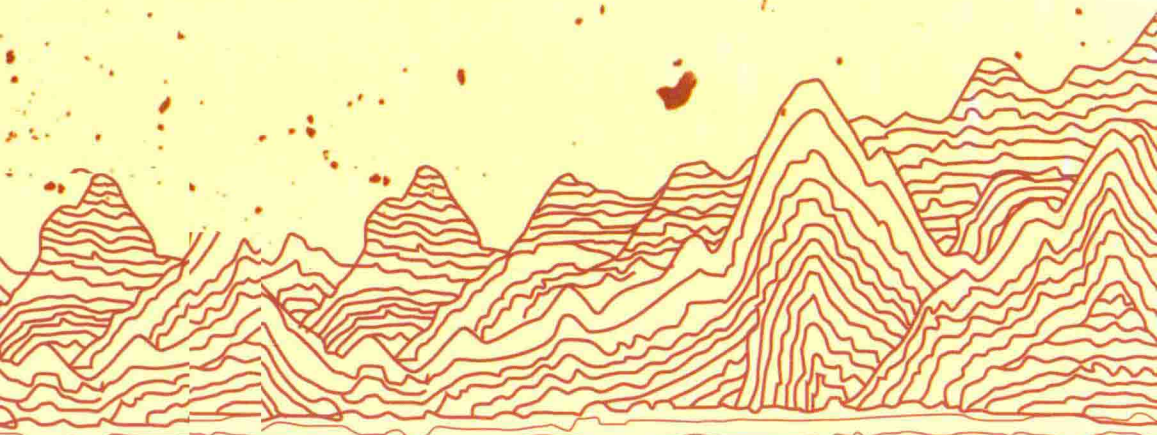


# 母系家族

刘文华◎著



文学是解构人生的艺术，  
中短篇小说展现的虽是或长或短的人生片段，  
亦解构着人性人情……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 母系家族

MUXI JIAZU

刘文华◎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母系家族/刘文华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9. 7  
ISBN 978-7-5396-6466-8

I. ①母… II. ①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8896 号

出 版 人: 段晓静

责任编辑: 宋晓津

装帧设计: 褚 琦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http://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2827094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30.75 字数: 500 千字

版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序：人生风景在坚守中灿亮

——刘文华中短篇小说解读 / 周根苗 001

## 中篇小说

上梁歌 / 003

母系家族 / 040

最后的英雄 / 099

老姑娘的心事 / 139

## 短篇小说

请给我心灵点盏灯 / 191

遥远的粮仓 / 201

祠堂 / 208

美的 / 224

幸福家庭 / 229

烧茶 / 234

姐妹 / 241

看病 / 243

抬头望天 / 252

谣言 / 260

抽屉下的柜子或威信 / 270

保卫科长 / 279

我乡村的情事 / 291  
光棍歌 / 295  
丫妹丫妹 / 303  
欺骗 / 307  
村女眉子 / 313  
党小组长 / 317  
人大代表老梁 / 325  
尾巴 / 329  
夹缝 / 332  
谁有病 / 337  
刘大妈的苦恼 / 342  
荒村奇事 / 349  
孤岛 / 352  
春天的故事 / 363  
眼睛 / 367  
夜宿水吼岭 / 372  
我的同学老路及其他 / 374  
麦花的故事 / 383  
空位 / 386  
仁兄义弟 / 391  
鬼妻夺床 / 403  
怪谁 / 424  
要不要找一个情人 / 425  
难道我只能给人做情人 / 440  
请你珍惜这一片真情 / 455  
  
中篇小说创作谈 / 474  
短篇小说创作谈 / 477  
守望我们精神的家园——《上梁歌》创作谈 / 479  
后记 / 481

## 中篇小说



## 上 梁 歌

山歌哟，从古唱到今。

唱山歌的人老了，一茬又一茬。

青山绿水没有老，故乡没有老。

山歌老没老？能不能从今唱到明？

——引自作者的散文诗《山歌》

—

秋天，熟透了。秋阳像醇酒，远远近近的山，醉乎乎的；人，醉乎乎的。

东西两头的山墙都起好了，上梁纱帽做好了。丙万站在西头的跳板上，浑身像牲口发情似的，燥热热的。他嗓子痒痒的，手痒痒的。那把老得缺了口的砖刀，在新垒的砖墙上不停地敲打着。

上好的木梁很庄重地放在两条桌马上，上头用红绳子系着五根柏香，一头一根，中间三根。木松本来慢手慢脚的，这时还漫不经心地接过东家递过的红糖茶，人模人样地品了一口，美滋滋的，放下，又端起再喝。丙万咳了声。木松赶忙放下杯子，把手在衣服上拍了拍，掏出火柴，小心翼翼地把柏香一一点燃，虔诚地主持祭梁，也叫发梁。周围的人没有一个敢作声的。东家在木梁前虔诚地摆好三牲祭礼后，就有人点燃了爆竹，顿时噼里啪啦，整个湾里都炸得生响，山村里异常热闹起来。

木松用清水漱了漱口后,发一声吼,那干瘪瘪的嘴里,竟迸出一串粗犷的声音来:“福喜,福喜,天地开张……”

周围的砖匠、木匠们立即跟着发一声喊:“好!”

木松兴许是运足了力气,阳光下他的脸也有些容光焕发。他继续喊唱道:

四季四梁,生在何处长在何方?

生在紫金山上,长在九龙泻口。

鲁班先师打马过,看看此木弯弯是栋梁。

铁拐李扛斧去砍倒,张果老一肩驮到桌马上。

大刨子推得金鸡叫,小锯开得凤凰啼。

.....

木松唱《上梁歌》,时而喊一嗓子,时而像老先生读古文,声音很动听,只是中间有些语句含混不清。他每唱几句停一下时,周围就有人跟着应和一声:“好!”

香烟缭绕着,爆竹响个没完没了。木松不紧不慢地用斧子敲打着梁木,慢声慢气地唱着。丙万有些不耐烦了,祖师爷兴许是喝多了酒,上梁该是砖匠的事,唱《上梁歌》也该是砖匠的事,怎么又生出许多事来,要木匠来插一手?一支《上梁歌》,木匠唱一半,砖匠唱一半,太费事。一个红纸包分成两个,砖匠一个,木匠一个,真没意思。

东家递给木松一个酒瓶,用块红绸布扎着。木松先呷了口酒,咂吧一下嘴。周围的人都屏声静气地盯着他。只见他提着酒瓶,绕着木梁走了一圈,嘴里不住地细声念诵着什么,然后停下来,又开始唱了。这时,他的舌头有些打结,声音也有些沙哑了:

贤东赐我玉宝瓶,千金巧打成。

好酒来发梁,东家兴旺旺。

此酒来祭东,东方甲乙木。

此酒来祭南,南方丙丁火。

此酒来祭西,西方庚辛金。

此酒来祭北，北方壬癸水。

此酒来祭中，中央戊己土。

.....

木松又歇了声。东家上前给他加茶水，塞给他一个红包。木松端起杯子润润嗓子后，再边喊边唱起来：

杜康杜康，寅时造酒卯时香。

酒祭梁头，文官拜相武官封侯。

酒祭梁尾，代代做官清如水。

酒祭梁腰，子孙骑马挎宝刀。

.....

好不容易香柏燃完了，爆竹也停了。木松停止了声嘶力竭的唱白，端起杯子刚就到嘴边，丙万用砖刀狠狠地在墙上敲了一下，大叫道：“辰时到了，升梁！”惊得木松紧忙放下茶水，喊了声：“升梁！”

东家拿来一匹红绸子，忙手忙脚地扎在木梁上。木松被革贵和甲乙两个徒弟一前一后牵搀着爬上那条壁陡壁陡的梯子，走到东头的跳板上。从古到今就是这个规矩，上梁时，木匠在东为大，砖匠在西为小。对此丙万很不服气，木匠为么事（方言：为什么。下同）比砖匠大？不就是木匠行里出了个鲁班吗？难道鲁班就不是砖匠的祖师爷吗？

大别山里，树多。山民造屋，喜欢架梁。梁木一般是用上好的松木，取“如松茂盛”“像松延年”之意。最好的梁木则是椿木，有“春风得意”“万年长春”之兆，但是稀贵。上梁时要唱《上梁歌》，祈求家道兴盛，百年吉祥。《上梁歌》不是所有的砖木匠都能唱的，只有掌墨师才能唱。他们一般不轻易传人，到老了才口授传给自己的看门弟子。据说这一带会唱《上梁歌》的，也只有丙万和木松。山里人认为丙万的《上梁歌》唱得最好，都喜欢听他唱。

木松的年龄比丙万大十余岁，六十大几了，做事慢手慢脚的，丙万嫌厌他，却又不得不与他共事。木松是木匠里的掌墨师，木匠活样样精通不说，独会唱木匠的那部分《上梁歌》。他虽说比丙万的师傅小十来岁，却是丙万的师傅的同

门师弟。丙万的师傅的师傅既是木匠，又是砖匠，他说，丙万的师傅文化低，只能跟他学砖匠，把木匠的手艺传给了后来的木松。木松曾是丙万的师傅的老搭档，当初，他和丙万的师傅成立了个砖木工队，这一带四镇八乡的老房子大都是他们建造的。师傅过世了，丙万接着与木松搭档。

丙万和木松都从墙上抛下用洋红染得很红的绳子。下边的人把绳头系在木梁上。丙万和木松慢慢地把木梁拉上去。木梁在纱帽上架好后，丙万很兴奋，那被太阳晒得黑油油的脸，在阳光映照下，红灿灿的，显得很精神。他左手执着砖刀，右手握着发锤搁在梁木上，默祷了片刻后，就亮开了雄浑的歌喉：

手捏砖刀七寸长，牵起银线做金墙。  
东边做起金银库，西边造起积谷仓。  
金银库内存无价宝，积谷仓内有万年之余粮。  
前面做起状元府，后面造起宰相堂。  
状元府里出宰相，宰相堂上伴君王。  
架起桁条龙摆尾，钉起椽子双是双。  
盖起瓦来鱼鳞甲，放起水来涌长江。  
长江长又长，东家代代做官出人王。

.....

丙万越唱越有劲。他内心很激动，热血沸腾。底下的人虽然没完全听清他喊唱的是什么，却能从他的神态和声音上感受到他唱得极好，到高潮处，齐声应和一声：“好！”

正当底下的人听到得劲处时，丙万忽然停住不唱了，端起杯子喝水。东家上到跳板上，给他递上一个红纸包，他接过，懒得看，迅捷地放进内衣口袋里。丙万又继续喊唱下去：

一树金光从地开，云中八仙下凡来。  
文武百官分左右，大学士在两边排。  
春季桃花满园香，燕子双双踩高粱。  
燕子抬头观四景，人为财高造华堂。

夏季荷花出水鲜，金狮鲤鱼浪里进。  
鲤鱼头顶千重浪，跳出龙门换紫袍。  
秋季菊花满园香，天下的举子下考场。  
腹内文章高百斗，御笔清官状元郎。  
冬季梅花二度开，君王打马到金街。  
自从今日祝赞后，荣华富贵万万年。

.....

丙万在唱。他儿子甲乙站在旁边，把白嫩嫩的发米糕一个一个地往下扔，东家也在底下把三毛钱一包的香烟和糖果大把大把地往人群中撒。人们开始乱起来，抢糕的，抢烟的，抢糖果的，大人踩了小孩脚，小孩把老奶奶推倒了，叫声、吵闹声、笑声，混作一团。爆竹在空中一串一串地炸着，爆竹屑花像天女散花般，落在人们的头上、肩上，看上去很好看。

这时候，东家很风光，丙万很风光。

## 二

木松的个头不大。丙万则与他相反，他块头大，阔背粗腰，壮臂高腿，说话也是粗声大气的。他年轻时脸不像现在又黑又丑，长得还算齐整。据说他年轻时也活泛，出过不少风流韵事。如今他常板着脸，看上去很可怕，有徒弟新来乍到，做事说话小心谨慎的。时间长了，才知道他也是个老不正经的，常和人说说疯疯癫癫的玩笑话。

冬日的山里，天黑得早，山风挟着夕阳从这山抹过那山，山山岭岭显得异常肃穆。丙万站在跳板上，张望了一下。那些用木头竹板支撑起来的脚手架，吱吱呀呀的，发出恐怖的颤动声。他用砖刀敲敲砖墙，喊：“喂，东家娘子，酒烫了？”

东家的女人赶紧跑过来，连声地说：“烫好了，烫好了，师傅们歇工吧。”

“丙万，今晚是去麻栗沟，还是树林冲？那么急？”木松阴阳怪气地问。

“两个地方都去。”

“一夜跑两个女人，受得住吗？”木松笑着问。

“受不住，让木松帮帮忙。”旁边的人哄地笑了。

丙万是树林冲的人，他师傅也是树林冲人。一个冲里，一个冲外。他师傅是这山里有名的掌墨师，砖匠的十八般技艺，他般般精通，他会造各式各样的房屋，建造的房屋从来没有人挑出过毛病。特别是他唱起《上梁歌》来，唱得山神土地也肃然起敬。说起他师傅来，上了年纪的人没有不叹服的。

丙万的师傅在徒弟们面前总是板着面孔，不苟言笑，对徒弟们要求严格得很。丙万年轻时话不多，做事踏实，很得师傅喜欢，十八岁就成了师傅的下手，很有希望成为师傅的继承人。大师兄狗仔很是嫉妒他。狗仔聪明机灵，丙万没来时，他很得师傅器重。丙万说，他想也没有想过要做师傅的继承人。他说，跟师傅在外做活，有肉吃，有酒喝，还可以听师兄师弟们一起聊女人，日子过得快活。不知怎的，丙万越来越喜欢听男人聊女人。

夜里歇工了，师傅找相好的女人喝酒去了。徒弟们躺在一起没事干，聊天，谈的最多的是女人。狗仔说起女人来，有板有眼的，特别卖劲。他说他也有个相好的，人长得不太咋样，那双奶子却是水嫩嫩的，摸上去，像三伏天喝了露水，舒服得很。还有女人那像个神仙府，进去了，快活得难以形容。要是个刚出笼的姑娘，初夜还要“红点鸳鸯”。神仙府么样？“红点鸳鸯”又是么回事？丙万没见过，没有体味过。他只觉得很神奇，隐隐约约有一种想体验的冲动。那年他才十八岁，十八岁是精子成熟的时节。夜里，他开始觉得那东西膨胀，实在禁不住，就伸出手去轻轻抚摸着，很舒服，有一种没体验过的快感。第二天，他发现裤裆潮湿湿的，他有些害怕，赶紧穿上衣服。做工时，他觉到有些困。他害怕了。到夜下，狗仔又编他的女人经，丙万不敢听，就说：“哥几个，不要说了，我困不着。”旁边的人想听，就说：“想女人啦？困不着有本事找去呀！”丙万不敢再吱声，就用被单把头蒙上。他怎么也不能把女人的形象从自己头脑里赶走，那鼓荡荡的胸，那灵透透的眼。女人哪，难道男人的世界里注定要有你吗？

丙万会吹笛子。一节竹管，他能吹出悠悠的山风、潺潺的溪水来。夜下实在睡不着，他就走到屋外去，找个僻静的地方，用笛子吹奏他的心事。麻栗沟，四周都是山，一条小小的麻栗河，自西北向东南把两边的山切开，几十户人家就散落在麻栗河边。夜里静寂得很。秋日里，山风从山梁上吹过，松涛阵阵，有时还能听到豺狗叫。山里人一般夜里不出门，各家早早地关起门来困了。丙万不怕，一个人倒在稻草垛上，吹起了他的笛子。这时他想起了房妮。他真有些后

悔,和房妮在一起时,怎么就没想到房妮是个女人呢?

“小师傅,你就不怕豺狗吗?”一声细嫩嫩的话突然飘来,丙万吓了一跳。他站起来,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站着个女孩子,十七八岁的模样,夜色下显得很周正,手里举着个松节火把。她叫竹花,屋上的人都唤她竹花妹,是东家的女儿。竹花妹每天都要给丙万师徒洗衣服。可能因为年龄差不多的缘故,每次进了他们的屋,她总忍不住要拿眼多看丙万几眼,丙万感到心头很舒服。

竹花妹说:“你笛子吹得真好。”

“真的?”丙万不知不觉地向她走去。

“真的!”竹花妹也向他靠过去,问,“你会唱《上梁歌》吗?”

丙万摇摇头。“给!”竹花妹掏出一把炒红薯果递给丙万。丙万突然感到一阵紧张,不停地喘气。他在火光下,看到了竹花妹那隆起的胸脯,鲜活鲜活地抖动着,他情不自禁伸出手,刚一触到她那柔软的地方,竹花妹尖叫一声,丢下火把就跑了。丙万木木地站着。山风从他的头发丛里吹过,头发一起一伏的。这一夜,丙万睡不安稳,竹花妹在他的头脑里没有跑开。

自从那晚上出了那件事后,进了他们屋,竹花妹不再拿正眼看丙万了。丙万觉得像受了辱,感到难过得很,也很着急。这天竹花妹早早地去敲他们的门:“师傅们,起来了没?”狗仔说:“起来了,进来吧。”她便推门进去。狗仔赤条条地从被窝里钻出来,吓得她赶紧跑出去。丙万追出去,他的目光碰了她的目光,她不好意思地对他笑了笑。丙万回头望望,见狗仔穿好了衣服,就对她点点头,竹花妹便又进去拣衣服去了。那一天,丙万都是魂不守舍的。

梁出好了。晚上东家炒了瓜子、豆子、红薯果,带着儿子陪师傅们暖梁,竹花妹也在旁边帮着沏茶。夜深了,东家和儿子到外面看材料去了,丙万叫师傅们去睡,师傅们走了,屋里只留下他和竹花妹。他对她说:“你好看。”竹花妹笑着问:“我哪里好看?”丙万说:“你那两个奶子。”说罢又伸手去摸。竹花妹将他的手打了一下,脸发红,嗔道:“再耍流氓,我告诉你师傅。”丙万不敢乱说乱动了,与竹花妹在一起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他心里感到老大的快活。

上梁那天,师傅唱《上梁歌》时,让他站在旁边往下扔糕粑。师傅唱《上梁歌》越唱越好听:

正二三月旭日初上,四五月割麦栽秧。

七八九月谷子初长，十冬腊月颗粒归仓。

轧出米来白如雪，磨出粉来白如霜。

发出粳来个是个，甜如蜜来十里香。

贤东莫乱动，姑娘莫乱尝。

一五一十交与我，我与贤东上栋梁。

叫声贤东来接宝，我今赐你宝一双。

自从今日接宝后，荣华富贵万年长。

.....

底下的人发一声喊：“好！”丙万没丢粳，他忘了，他正在人群中寻找着一个人。丙万看到了竹花妹，他立即兴奋起来，想得到她关注的愿望强烈得很。丙万随手从篮里捡出一块发粳，软软的，朝她头上扔去，正打着竹花妹的肩。竹花妹抬起头望了他一眼，脸红了，丙万得意地笑了。竹花妹咕哝了一声，钻出了人群。

夜里，丙万头脑里尽是竹花妹，越来越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骚扰着他，横竖睡不着觉。他披起衣服悄悄走到外面。八月的夜晚，月光清凛凛的，有些寒意逼人。他想解手，便向厕所走去。山里的厕所不分男女，里面放一扇用竹枝编的门，有人进去方便，就把竹编门往门口一放，一来挡羞，二是表明里面有人。厕所门关着，这深夜哪会有人呢？丙万推开门，钻进去，刚想蹲下，面前腾地站起一个人，裤子没抓牢，滑到脚踝。借着月光，丙万看清了，竹花妹。竹花妹低了头，急忙弯腰提起裤子，转过身想跑。丙万伸手一把抓住了她，然后伸出另一只手，把她横着抱起来。竹花妹惊慌地在他怀里挣扎着。她想喊，不知怎么回事，她一直没有喊出来。丙万抱着竹花妹径直向那个稻草堆走去。

丙万把竹花妹放到稻草窝儿里，气喘吁吁地看着她，眼里满是乞求的目光。竹花妹呻吟着说：“不，不嘛，不……我还没擦屁股。”

丙万发疯般地扑了上去。

他俩从激烈的亢奋中平静下来时，天已麻麻亮了。丙万乐呵呵地欣赏着竹花妹，竹花妹低着头，忧忧的，不敢多看他，嘴里不停地嘟哝着：“如何好？以后如何是好？”面前的女人衣服不整，头发蓬乱，奶子还在轻轻抖动，煞是挑逗人。丙万欣赏着，又扑上去，竹花妹紧紧地抱住他，好似生生死死都不放。

竹花妹仍旧给他们洗衣服。丙万的衣服里常常多了一把瓜子、红薯果之类的东西。特别不同的是，现在去了他们屋，竹花妹都穿得齐整整的，一条毛发有些发黄的辫子，梳得像水蛇一般在胸前背后摆动。她的前胸越发鼓荡荡了，惹得男人们都神魂颠倒的。

有一次，狗伢竟对竹花妹动手动脚的。丙万走上去，用砖刀狠狠地拍了他一下。狗伢不服气：“狗日的×东西，我动你家娘啦？”丙万要揍他，竹花妹赶紧过来劝阻：“师傅几个，好好的，别打架。”一边向丙万使眼色。丙万服服帖帖地走开了。狗伢在后面骂：“狗日的小姘种，来没几天，自己能的，小心老子撵了你。”

夜里，丙万总会情不自禁地到那个稻草堆里去坐坐，有时竹花妹也会来与他会面，有时不来。竹花妹来了，丙万就给她吹笛子，竹花妹给他讲山里人家的故事。竹花妹说，老待在山里无聊得很，她想去山外看看。丙万说，有空就带她到山外去玩。竹花妹躺在丙万的怀里，充满了幸福的遐想。

几天后，房屋建好了，砖木队要走了。走的前晚，竹花妹背着人把丙万喊了出去。

竹花妹问：“丙万，你说你么时候来娶我？”

丙万没有说话，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竹花妹上前抓住他的手：“你说话呀！”丙万抱起她，向那个稻草堆走去……完事了，丙万对竹花妹说：“等着我！我出师了就来娶你！”竹花妹的眼里充满了泪花花。

第二天，砖木队走了，丙万走了。竹花妹一个人跑到盘路口的山腰，久久站着，望着他们远去。看不见了，又爬上最高的望家寨山的顶上张望，直到日落没了才回家。走时，丙万故意走在后头，一步三回头，寻找着，没有看见竹花妹，他心里失落落的。从此，丙万把心落在了这个叫麻栗沟的地方。

### 三

丙万念过小学，曾经想上中学。父亲好赌，家里穷，念书不起，小学没念完，父亲就要他歇了，回家放牛，打猪草，打柴火换钱，补贴家用。十七岁那年，他被母亲送到师傅家。

师傅李求高好有名望，山龙镇镇里镇外的人见了，都称他“李大师傅”。

他带着一大帮徒弟，长年多是在四镇八乡给人家盖房做屋。他好手艺，好有能耐。丙万拜师时，他五十来岁了，依然一把砖刀一天能垒三百九十九块砖。他家里也富得很，有一溜五间的青砖大瓦房，在村里显得最气派。母亲对丙万说，跟着这么好的师傅，只要好好学艺，以后会有出头之日。

丙万到了师傅家后，第一年多是在家帮师傅干些家务，偶尔跟师傅出去，也是做做和泥递砖一类的小工。第二年，他才次次跟师傅出去学做砌砖铺瓦的砖匠活。他个子大，有力气，做事小心，踏实，还陪师傅喝老辣酒，抽叶子烟，师傅很喜欢他，第三年就让他打下手。狗仔和另外几个大徒弟满师了，给师傅打下手的该是他们，师傅不要。师傅说狗仔心眼不正，想学《上梁歌》。《上梁歌》是什么人都能学的吗？《上梁歌》随便传的随便学的也不灵。《上梁歌》要传给自己信得过的承继人，只能口授不能笔录。师傅唱《上梁歌》时，有意把字句唱得含混不清。

这方圆几百里只有丙万的师傅和木松知道《上梁歌》，师傅说这很使他不安心。怪只怪自己的师傅，当日把《上梁歌》分开传给他和木松。师傅说他师傅能哩，又会砖匠活又会木匠活，他和木松都是他的徒弟。木松婆娘是他们师傅的女儿，生了五个女儿，没生出儿子。丙万的师傅说要有个儿子就好了，让儿子做木松的女婿，跟他学做木匠活，《上梁歌》就没有外人会唱了。师傅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他本来生了个儿子，七岁时生病死了，师傅的婆娘给他生小儿子时，也因难产死了。师傅的女儿叫房妮，比丙万大一岁，人长得很瘦小，丙万说，一只手提起她，可以一口气跑一百多里地。

房妮对丙万很好。闲时在家，丙万帮房妮干活，劈柴挑水。房妮说丙万是座山，可以在他身上造房子呢。房妮和他在一起背着人时，房妮常用手抚摸他宽厚的背脊，痒痒的，丙万觉得很舒服，也有些害怕。那时丙万心里还没有麻栗沟，还没有竹花妹，丙万不是怕房妮，而是怕师傅。有一次，他只顾着听房妮对他说话，没听见师傅叫他，师傅一声吼，丙万慌忙回头，头在墙上磕破了。丙万不敢对房妮有非分的想法，他只把她当姐姐敬着。丙万叫房妮“房妮姐”，房妮不让他这么叫，要他喊她“房妮”，丙万还是叫她“房妮姐”。

师傅的大徒弟狗仔喜欢房妮，一有空就要找由头讨好她。房妮喊狗仔“狗哥”，喊丙万“丙万”，而不叫刘丙万。狗哥见了丙万，不是拿红眼瞪他，就是找碴子骂他。有一次，狗仔站在跳板上要砖，丙万在地上给他抛砖，狗仔故意不接，